

多一份欣赏  
让生活

咖啡 茗茶 牛扒 商务套餐  
中式小炒 中西面点



订座电话  
**021-57153388**

奉贤区南桥镇望园南路/百秀路251号

# 袖里藏金不如手艺在身

奉贤手艺人 的故事

□ 张斌

今天,在崇尚科技、欲慢不能的现代社会中,“手艺”代表着一个正在消逝的“慢”生活方式。那是一种没有功利和焦灼的技艺,原始、单纯,却又充满生活智慧。它确凿可见的材质,它刀劈斧砍的痕迹,以及那劳动者挥汗如雨的身影,无不让人迷恋。如今,奉贤那些曾经的手艺人们正在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。也许,他们将成为这片土地上仅存的最后一代手艺人。



在吴语方言中,“手艺”一词被叫做“生活”,说这个人手艺精湛,会被称作“生活好”。曾几何时,手艺几乎是人们生活的全部,乡间也有“袖里藏金,不如手艺在身”之说。

在奉贤,有很多手艺正在消失,速度之快,令人们吃惊! 手艺人,有多少酸甜苦辣,往事并不如烟。我们记录,我们关注。

## 手艺——铝锅换底

时值深秋,但也会时不时下几天阴雨,使奉贤颇感凉意,出门时忘记加件衣服的老太太,不耐烦地催促着张师傅,希望他将自己的铝锅底尽快换好。“快点呀,张老信,你还不换好的话,我就要冻伤风哉。”张师傅轻轻地吹了口气,嘴角香烟的灰尾随之飘落,手中锤子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淹没了他含混的回答:“你急也没有用的,我要一点一点地给你敲密实,锅底接不好就会漏。”今年70岁的张师傅祖籍浙江宁海,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跟随父母来到上海,后来在萧塘定居,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奉贤人。张师傅没有读很多书,但学过很多手艺,在他看来,有手艺就饿不死。后来他摆了个修鞋换铝锅底的小摊,用自己修修补补的手艺养家糊口。别看这铝锅换底,那也是技术活,锅底与锅身的衔接不上胶、不点焊,完全靠细致的敲打、均匀的锤击而严密接合。手艺好的师傅换的底,滴水不漏,经久耐用,美观漂亮。技术差或潦草了事的话,那锅将歪歪瘪瘪,只能带回家浇花灌菜了。张师傅根据自己十多年的经验,摸索出一套快速铝锅换底技术,改良了维修工具,街坊们都爱光顾他的小摊。在口碑相传的广告效应里,老人的生意也还过得去,只是现在社会发展了,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,铝锅换底的生意相对冷清。

不多会儿,张师傅已经将铝锅的底换好。等在一旁的老太太执意要他试一下水,看锅是否漏。老人边将新换底的锅压进身后盆中的水里,边说:“这点把握都没有,我还在这里摆摊? 老太太弯腰看了看,新底锅的确丝毫不漏,满意地提了锅,慢慢消失



在小巷深处。张师傅将修理工具收拾摆放整齐,点了支香烟,等待着下一个客人的光顾。这样的铝锅,老人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底。

铝锅换底? 开什么玩笑? 今天,快速消费品甚至一次性消费品充斥着我们的生活,对于八零末和九零后们来说,这是个闻所未闻的词,不容否认,这门手艺曾经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,而如今,它几乎已经难觅踪影难觅踪影。

## 手艺——老裁缝



今年73岁的黄师傅,从12岁开始学习裁缝手艺算起,已经有整整60年。这60年间,老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身旁的缝纫机,放下过手中的剪刀。即使3年困难时期,那么艰苦的岁月,老人也要踩几脚、剪几刀,心里才安稳踏实。30年前,42岁的黄师傅租下了南桥东街口一间大约10平方米的小门面,开始了职业裁缝的生涯,从此生活安定了许多,客源也相对稳定。因为在那些年月里,人们习惯于自己裁布料找裁缝师傅做衣服。老人的房子虽小,却具备所有“家”与“店”的功能:房屋前部左边是工作间,既方便顾客光临,又能在闲暇时与路过的老朋友聊几句,打发些多余的时间。右边则是生活区,他可以边做饭菜边照顾生意,一举两得;房屋后半部分,拉块彩条布隔开,便是老人的起居室了,安静而隐秘。黄师傅深情地看着跟了自己大半辈子的老伙计——老式的缝纫机,喃喃自语道:这裁缝的手艺带给我太多。因为它,老人没有干过繁重的体力活。刚解放的时候,他的老家头桥成立服装社,他就被招到那里上班,生活虽然也艰苦,但比日晒露露农强了很多。因为它,老人将自己的六个孩子全部送出门,今天子女都还不错。孩子读书最多一次借了16000块钱,也是老人一脚一脚地踩、一刀一刀地剪、一针一针地缝才还清的。因为它,老人有了寄托,生活充实,身体健康,心情舒畅、精神爽朗。老人告诉我,自己后来有了劳保,现在缝缝补补的,虽然生意是没有以前好了,店

里冷清得很,但也不靠他赚钱养老了,一个月收入几百块钱贴补家用。孩子们成了家立了业,个个都很孝顺,他就是什么事不干也能安享晚年。但老人就是闲不住,更重要的是舍不得放下养了一辈子、干了一辈子的老手艺。黄师傅手中衣服很快就缝补完毕,他提起衣服满意地看了看,理了理衣角,小心地给客人包好。那神情与动作,在我看来怎么也不象包一件衣服,而是一个老手艺人清理着自己60年的追求、60年的坚持,60年的期待。

“做身新衣裳”曾经是让人艳羡的时髦和奢侈,因为手工做的衣服挺括合身,何况那个时代的成衣市场也不发达。时至今日,面对百联、人民路上琳琅满目、应接不暇的时装,还有多少人还会让裁缝量体裁衣? 无疑,裁缝这个行当,也在“萎缩”。

## 手艺——弹匠

清早起床,奉城镇西街的弹匠金老大检查了一下弹弓,听声音发现有些不对劲,将弹线重新安了一次,调



了调,似大提琴手临登台前试音准般,用心爱的黄杨木锤试弹,直到声音清脆悦耳,这才放心地将弓收好。这弹弓自他14岁从当师傅的父亲那里传下来,已经整整50年了。金家祖辈为弹匠,金老大兄弟三人都继承了祖业——弹棉花。他在家排行老大,人们都习惯地喊他金老大。首先,他和父亲、兄弟都是走街串巷地上门为客人弹棉花,扁担的一头是大弹弓,另一头则是碾饼、弹锤、牵线杆之类的行头。兄弟们边走边玩,一路欢歌笑语,好生热闹。后来,人们觉得请弹匠上门弹棉被太麻烦,既要招呼弹匠的茶水饭菜,又要找个合适

的场地,还有那令人生厌的满屋飞絮。于是,金师傅就在城郊的街边租了间房子,开起了“金老大棉被加工铺”,两个弟弟也分别另起炉灶各立门户。弹棉絮工序繁琐复杂,首先要将棉花弹活,丝缕理清才能拢成棉被形状,然后铺底线,拉面线后稍微压实,翻转弹定型,点缀花草,书写主人姓名,就能铺另面的网线了,最后扎角,均匀地碾压成型。如果是旧棉被翻新,那还得多一道工序:撤除旧有的网线。金老大见很多弹匠师傅都添置了机械弹花设备,也心动地花了上千块钱买了一台,心想这下可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里解脱出来,可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,机器弹出的棉花经丝大多被拉断,一床新棉被用不了多久,就板结成硬邦邦一块饼了,客户意见很大。没有办法,金师傅只好将机器闲置在屋角,继续背负起他一辈子没离身的大弹弓,咣咣当当的声音又从小屋响起。老人和多数手艺人一样,前些年也想带一两个徒弟,一来传承他的手艺,不至于后继无人;



二来也有个帮手,好让老伴有时间多照顾点家。但年轻一辈哪有愿意做这个的? 现在奉贤东部很多人家结婚出嫁,把被子做嫁妆,一打就是几十条,生意还过得去。老人满足了,一个月下来,能挣两千块钱,除去成本、生活的开销,多少有些节余。老金微微弯曲的身影在小屋漂移,弹锤起落,奏响的音乐韵律合着空荡荡房屋里的回声此起彼伏。和声里,洁白的花絮欢腾着,随风飘舞。

在这样一个空调被、蚕丝被大行其道的时代,您家里还在盖手工打的“被絮”么? 如果有,那毫无疑问,您肯定是个地道的“老奉贤”。

## 手艺——竹篾匠

南方盛产竹子,老百姓日常用具多为用竹子加工而成,大到床铺、躺椅、桌子、凉席,小及提篮、箩筐、背篓、筛子、簸箕、扁担等等。竹器美观大方,牢固结实,经久耐用,所以从事编制竹器、学篾匠的人很多。再者,农民觉得做手工艺不愁水旱饥荒,“手艺在手,走遍天下能糊口”。

今年85岁的汪老师傅,十几岁就跟师傅学艺,已和竹子打了整整七十年交道。少年时,他跟着师父“吃百家饭”,走家串户帮人加工竹篾器,篾匠活做到哪里就吃住哪里,吃喝不愁、生活无忧。上世纪60年代破四旧时,汪师傅还经常背着人做些竹器偷偷卖了贴补家用。老人没有什么爱好,除了白天的编织劳作,就是弄一碟时令小菜,品两口苦涩小酒,和到他家坐坐的左邻右舍叨叨他年轻时的故事。

汪师傅手艺精湛,远近闻名。篾匠的基本功砍、锯、切、刮、拉、撬、编、织、削、磨样样通晓,件件扎实。老人剖的篾片,粗细均匀,青白分明;砍的扁担,上肩轻松,刚韧恰当;编的筛子,精巧漂亮,方圆周正;织的凉席,光滑细腻,凉爽舒坦。老人说,篾匠手艺是细致活,做得好是不需要吆喝的,东家还没有做完,西家就来请,风光地上门,塌实地做事,体面地拿钱。问老人,怎么不带个徒弟,年纪大了,既有个帮手,又有个照应。汪师傅叹了一口气,边织着手中的撮箕,边说:算了,这篾匠的手艺,害了我一辈子,还要它继续害人不成。再说,哪有年轻人学这些老古董的。老人一边忙于手头的活计,一边抬头看看不远处的河堤,开始自言自语:现在,我老啦,做不了几年了,到时候自己编个席子放在那里,眼睛一闭,什么也不知道,他们愿意丢就丢,愿意埋就埋,人死后不就是一堆黄土? 老人的开明与洒脱,让旁人不知道如何回答,突然想到张爱玲两首诗:“惘惘卅秋一洒泪,萧条异代不同时”。

汪师傅是笔者曾经的同村人,笔者从小就看着他劈毛竹、编竹器,凭借着这门手艺,老人养活了一家六口人。但当这篇文章见诸报端的时候,他已经去世了。

手艺,正在消失;记忆,将会传递。任何生活形态和文化符号都有一定的时代性,会随着时间的远去而淡去甚至消逝,它会随着一代代人的消亡而被淹没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让这些曾经是我们生活组成部分的手艺,留在我们的记忆里,时不时拿来回味。